

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七

明 葉山 撰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何也葉子曰天地以實理而運于氣則為誠通誠復之本然聖人以實心而見于行則為誠精神應之妙道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萬物之性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其斯爲大舜之誠乎其斯爲動而不窮乎子路之仕衛非以其口實也申生之雉經非以其畏懼也而君子不道焉逃乎理之常越乎義之正非聖行也故曰顧言思子不瑕有害嗚呼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不義不得爲無害其何以行之哉非法于天下不傳于後

世君子不道也下比則抱柱之信證父之直思獻其兄之友從井之仁害乎義而傷乎教亂大倫而天理所不直矣何以誠為哉何以往為哉易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何也葉子曰雷之動也以至和故行于天而不驚不怨君子之動也以至誠故行于天下而無惡無射孔子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則天下無不可往之地特患吾無至誠之德焉耳不然何暴慢者獻其恭狡偽者致其誠于程子之前乎昔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見子反以析骸易子告之子反亦以七日之糧告莊王怒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國而無之乎吾是以告之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況身心之極誠者乎故曰伯夷非以死之日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也武王非

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故多善矣不然將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殺身之地矣昔爾朱世隆反魏主元子攸以城陽王元徽總統内外及兆輕兵涉河騎叩宫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徽持金百斤馬五十匹以前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故往投之祖仁私謂子弟曰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捕將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要殺之送首于兆兆不

賞而夢徽謂巳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即捕祖仁依夢徽之不得殺之夫元徽棄君祖仁賣友不誠不信亦甚矣卒之皆喪其元不亦宜乎易曰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何也葉子曰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故湯放桀武伐紂非以其商周之可王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以為義之在我者不得不若此其正之者也不然

是天之逆子也仲尼孜孜顔子好學非以其天下萬世之可王也崇夫德而廣其業以為道之在我者不得不如此其明之者也不然是天之戮民也乘乎其所當然順乎其所自至若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焉此其所以為王者之業而聖賢之事也齊桓欲復楚先侵蔡而伐楚晉文欲勝楚先伐衛以致楚求諸侯莫如勤王成霸安强自宋始是借濟人之功以為已利也後之人將敬奉德義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彼

將悔前日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矣是乘人之德以為己功也若虞人之設機而布伏焉此豈足以窺聖人之藩界哉雖然惟湯武然後能應天順人惟孔孟然後能德崇業廣彼齊晉之功欲使與天壤同敝而不知身未死而已索然矣詩曰見晛曰消豈不信然是故不昏作勞惰農自安君子不能也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芒芒然歸君子不為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君子不敢也率予

性分之固有盡其職分所當為沒身而已矣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何也葉子曰天下固有不測之事非望之過也唐張亮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據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相與擊高麗兵破之適然之福蓋如此則夫適然之禍世豈少之乎城門火而池魚殃楚猿亡而林木災越國兵而獻魯女宋雕

出而騄園葵武氏王而君羨死魯酒薄而邯鄲圍老龜殽而枯桑禍天長陷而黄鍔摧天下不又有外至之禍不期之變乎所以修身以俟正命矣而不免于桎梏之凶守道以禦外物矣而不免于雉罹之死古今之可憾者多矣誠齋曰横逆不宜至孔子以貌似陽虎而見圍盜竊不可誣不疑以身與同舍而償金君子柰之何順受其正而已矣易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何也葉子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空柯無刃公輸難斵故曰事廢于獨成行衰于寡黨又曰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為之鮮不仆矣斯匠石之所以悲亡質而玄德死關張死趙雲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卒使英雄有滿襟之淚與然則君子於此柰之何闔門以俟時守已以聽命慎密不出而已矣易曰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何也葉子曰人君動作以祛

孽猶之醫者用藥以攻病然而孽有無故而自生則亦無待動作而自定是故疾一也有所以致之而生者有無所致而生者壅閉湫底昏亂百度如是而得疾者有所致之而生者也不治者死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以養神寒暄盈虛消息必得其中以養體如是而偶疾者無所致而生者也治者亦死齊景公不去田氏之逼不治有致之疾者也漢武帝遠救甌越之爭治不致之疾者也其惟聖人乎何也誠齋有

言養生者主粱肉而冦藥石藥石固無害矣吾无妄焉用藥藥無害猶不可試而况有害者乎故聖人曰未達不敢嘗夫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強為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禍何可勝言哉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何也葉子曰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礁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

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申屠狄之行也雖枯槁不舍也淮南子曰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將救人于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于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抗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俗故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

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易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何也葉子曰人臣莫大于愛君而愛君莫急于止其欲傳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晉平公内有四姬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甚焉而趙武身為正卿以主諸侯不能禁禦是以先平公而死齊桓公姑姊妹不嫁者數人宫中七市女閭七

百滛汚臭穢莫甚于此而管夷吾身為仲父任專且久不能遏止是以身没之後不復見于齊則不畜其君者不愛之罪可知矣雖然禽荒色蠹之必絶峻宇雕墻之必袪神仙土木之必禁闢土服逺之必遏是愛也非大愛也愛之大者有大止焉其惟格君心之非已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然而未易易然也非聞望之隆不足以弭其邪心非容色之盛不足以消其逸志故曰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非重華協帝者不能事帝非邁種德者不能成君之德也荀息曰宫之奇懦而不能强諫又曰少長于公宫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唐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朕當一往以驗其然又曰彼叩頭之言何足信是素履積行不能使之信而敬而畏矣又安望其潛消而黙奪也哉雖然聽祈招之詩者不食不寐能使之信矣而克己復禮之道不行急悼中之避者使人可其奏能使之敬矣而多欲

之累如故恐韓休之知死懷中之鷂者望風恐懼能使之畏矣而禽荒遊宴之不除夫安在其為止君之欲而愛君之大哉而況管氏身有三歸則桓公之內嬖我何尤焉何曾日食萬錢則晉武之窮奢吾末如之何矣何也已正物正之道信哉其不可誣也夫君心正矣正人任焉吾言聽矣吾身用焉太甲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彰周公之德親迎國家蜀後主終師傅將相之禮于諸葛孔明之身上也唐憲宗以

奏罷蚶蛤拜孔戣嶺南節度使穆宗以太子時索馬不與用李聽為河東節度使敬宗以前日廷爭拜劉栖楚諫議大夫文宗以諫納李孝本二女拜魏謩為補闕武宗以不從選娼女召杜悰同平章事次也嗣一代之丕基守配天之大業支累世積集之宏功其功業亦遠矣哉易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厲利已何也葉子曰臣之立身重始進始進而比君後與王言如響矣臣之畜君防事初初事而不

塞終成江河莫已矣君萌禍本國兆危機可謂不足煩禁戒乎旨酒糟丘之濫觴漆器象箸之根柢哲人之所懼也從是而止之君安而國家可保矣曷犯天下之大難也乎李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曰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興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神宗從容訪富弼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

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當知天之鑒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嗚呼忠臣愛君必防其漸類如此安得有若人者而與之言畜君之道哉噫此良臣之上禁于未發之謂豫者也不能豫防于未然而重禁其已然若許孟容之封還詔書胡安國之封還詞頭李

流之對使焚詔勞矣拂矣易曰有厲利已

九二輿説輻何也葉子曰正君之道莫先于自正其身止君之欲莫先于自止以道是故欲止君之驕心則莫若自止以節廉退以明節驕斯下矣欲止君之吝心則莫若自止以質簡素以明質吝斯敦矣欲止君之慢心則莫若自止以禮莊重以明禮慢斯恭矣此臣道之正常而愛君之急務也宋眞宗以官爵驕其臣而錢若水則示之急流勇退唐代宗以鄙嗇矜其

臣而楊綰則示之以冲淡朴素宋太宗以怠褻臨其臣而竇儀則示之却立不進此揚雄所謂君子之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使為之而呶呶口舌疏札以爭其末禁其為其亦不思之甚乎其次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鳥獸之肉齊桓公好淫樂而衛姬不聽鄭衛之音五代間葉翹博學質直閩主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宫中謂之國老昶既嗣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日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

拜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罪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祖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去爰賜金帛令復位是皆知所以自止以止君知先務矣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不能諫而故為三歸以掩公宋平公築臺妨于農收築者謳之而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以成君過於斯為下矣易曰輿説輻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何也葉子曰不知則已知之則必直言之前事未已後事方且沓繼之君將曰可而以否替之君將曰否而以可成之此人臣之職分而治世之良會也不曰正人君子之深願乎然而有犯顔敢諫之風則又患其過于直有仗節死義之氣則又患其過于激君子不可以不審矣不慎則率意不正則强君不思安其身則輕謀而挑禍不知防其變則踈脫以召災自敗之道也將何益于國哉

是故使君畏吾之言不若使君信吾之言使君信吾之言不若使君樂吾之言不徒懼之以法而必開之以理不惟本之以理而必悟之以心然後君能容而臣説入不以為謗而以為忠不以為妖而以為哲矣此田錫李沆之所以動人主也不然李泌陸贄不免代德之疏孫奭不免使仁宗嘉其言而不能用剛勁切直事事欲聞朱子亦致寧宗之遠矣而況其他焉者乎嗚呼此臨終寄命受托不疑繼體納之無貳情

武侯受之無懼色矣南北興師千里辭别前後二表暴白孤忠所以為壯當年而光後世也豈淺之乎其夫者所能得而測識其度量者哉易曰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何也葉子曰小臣之畜君也以著大臣之畜君也以微小臣之格君也以事大臣之格君也以心遏未萌之欲則欲無所恣防未動之邪則邪無自侈聲色不見於天下而福慶已流于四海矣

其惟伊尹周公以道德默成乎君志以禮義潛養其君心者乎成王將崩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曰爾尚明時朕言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嗚呼其有以知此矣恒人識不遠而謀不豫于是乎君臣交敝矣可勝歎哉趙盾不禁靈公于未發卒至驟諫不入三進及溜而後覗欒書不防厲公于未然卒至棄親暱近欲

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憂其君而遂戕其君憂其國而遂危其國憂其身而遂陷其身負天下萬世之大逆皆起于始之不知豫也可不戒哉易曰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何也葉子曰臣以畜君為良君以自畜為聖畜君者格君心之非自畜者别正人之蠹聲色臭味心之非也讒邪謟佞正之蠹也去其蠹而正人安正人安而君心正正矣一正君而國有不定乎何

也均是人也而忽生小人小人生即毒心具矣具毒心者專欲而妨善善畏妨而偸夫德矣故曰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就館避元載也若是而大君不孤且危乎均是豕也忽生怪豕怪豕生即恚牙具矣且恚牙者齧乳則傷母母畏傷而禁其乳矣是故不忍已之痛即不暇顧其兒之饑欲全已之身即紓其死于子之衆若是而諸豕不餒且死乎故善飼豕者怪豕生而犗

其牙牿其牙而衆豕存善用人者小人進而絶其類絶其類而衆正安自畜之良無是過矣嗚呼世不知凡豕不囓物而囓物不以牙而以唇又豈知有怪豕者邪世不知怪豕有患牙而患牙不害毋則害衆又豈知有牿之者邪宜小人之多而君子之寡也知此者其惟堯舜乎故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易曰豶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何也葉子曰臣能畜君一正君而國

定矣君能自畜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書曰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又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黎民之所以於變而萬邦之所以協和者也是之謂天下康寧是之謂四海永清是之謂堯舜之治成易曰何天之衢亨

䷚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何也葉子曰上之所養不可以不慎也食之而弗愛豕交之也愛之而弗敬獸畜之

也其惟大烹乎或者以已養養鳥而不以鳥養養鳥

也孟子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

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然則堯之于舜也九男

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畎畝之

中庶幾得之矣乎下之自養不可以不愼也以德詔

爵德則或不競矣以功詔祿功則或不庸矣其惟後

食乎或者食人之食而未必人浮于食也是以君子

愼之焉伐檀之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

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若後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食不食范文正居官每計一日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愧恥茍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庶幾近之矣乎不然亟問亟餽曾不如晉平之蔬食菜羹九鼎三牲曾不如伯夷之采薇采蕨矣烏乎可易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何也葉子曰孟子曰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夫曰是非謂其
審于義利之分夫曰辭讓謂其嚴于取與之節其明
足以研天下之幾其辨足以立天下之介是之謂秉
彝之心良能之淑焉耳有是心也則必窮而不受嘑
與蹴之簞豆黔敖不得無禮于餓者達而不受無禮
義之萬鍾三公不得易介于柳下此君子之所以可
生可殺而不可使為無恥可饑可死而不可使為不
義者乎昔者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

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彼豈以我賤彼貴而動其心哉守道以禦外物貞固而却紛拏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入之矣擲挺挺之良貴而羨津津之腐鼠此劉歆之頭不如子陵之足紀逡唐林之舌不逮淵明之腰矣嗚呼彼豈知一絲之為貴而五柳之為富哉雖然少時忍慾今忍貧此苦海之所以難逃而利波之所為易溺也不然何子路之剛勇而不免楮師氏之慕閔子騫之賢德而不免有菜色之見魯隱公其先

蓋賢君也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絺交四鄰息民和衆自啗鄭莊公歸祊之利則君臣掃境以從伐宋貪戀魯國而假曰將老菟裘卒不見信于桓而公子得行其僭君子所以貴自克也

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何也葉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亦惟謹其身而已矣謹其身淑其德退之遇同道之朋則有萬鍾之養進之遇同升之主則有衎衎

之食何所往而不得哉惟不以道律其身不以身凝乎德則進退維谷天下莫之矣齊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君子曰慶封叛類之梟也請以梟喻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由是觀之有教無類善善惡

惡天下之心一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是故狥之以德義則劉玄德所至而破家相容行之以非道則商鞅投諸民舍而不納歸之故國而車裂矣可不戒哉易曰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何也葉子曰明明德者親民之具也知所以修身者治天下國家之本也不以天德養其體將何以究王道之施不以內聖養

其身將何以致外王之業攻之雖勤而無補業之雖專而無用彼以為是而終不可措之天下國家矣是故鄧析之竹刑秪足以殺其身李斯之法律徒足以滅其族故曰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屈無見于伸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屈而無伸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若之何其濟人而利物哉没世無所措

也已易曰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何也葉子曰明

四目者以天下之明為已明也達四聰者以天下之

見為已見也堯舜且然况常人乎是故養賢以及萬

民用賢以養天下恩不必已出惠不必已施吾求萬

民之濟天下之寧而已矣他何顧焉然賢者可以及

萬民吾不壹其心志以待之或者譏不去而色不遠

賢者去矣賢人可以養天下吾不繼其恭敬以求之

或者禮貌衰而言不行賢弗留矣然則施下惠者大臣之光而侈上權者豈非大臣之過哉子賤之治單父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四人所友者十人宋鮑之當國國之才人無不事也子皮聽鄭國之政雖家事亦莫不聽子產之裁焉葢有以識此矣其所以敬而畏之者可知矣若晉平公内有四姬則亥唐為徒尊遠子馮有寵八人則申叔不敢見奚以賢者之施為哉雖然養賢固當專矣不知其賢而養之可乎若

戰國四豪皆稱養士而孟嘗君至以雞鳴狗盜出其門
為天下之所唾陋亦甚矣雖然雞狗畜之賤且汙者
而待之誠養之厚尚能出其死而逃其生猶不愈于
養虎者乎春申養李園而卒劓其胸平原養韓益而
卒醢其族彼勝與歇者豈愛其身不若孟嘗哉失所
養也雖然文亦不足道也信陵雖悍而自用其于侯
生則庶幾焉易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何也葉子曰臣道無成

而代有終君權獨奮而無多藉不能任天下之事養天下之民而區區賢臣之是賴庸君也是故可與守常難與慮變可與保安境土懷綏臣民不可與振長策于宇内包八荒而臣諸侯昔者六朝五季諸人上之不足為開基之聖主立數百年之宏勲次之不足為闗土之英君振千萬里之聲教奄奄世界而苟竊一時何也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是以屢有戰勝之功而卒無北窺之志五季之主惟知賂

以得國而不知道以濟民是以雖有號位之竊而卒之並為驅除之借焉耳嗚呼知不足而才未勝道弗宏而德彌下果不足以大有為也易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何也葉子曰天下由我而為養可以得民心我能盡養乎天下可以沃君寵此君子之能事大臣之宏業也雖然黿羹染指鄭靈見弒羊羹遺御華元見囚戒食不召衛獻出奔設享不遍

中山替走飲食人之大欲也或得或失人情之所不能忘也我以大欲濟人而忽其所不及人必以恒情責我而萃其所不平蓋德我者未必報而怨我者則必讐是故所貴乎君子之在位也施舍可愛而已矣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可不愼乎愼之而光大其設施施之而得其臣無家則不惟平居之養滿飽而已矣卒然有變可使食足而信孚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可使民無菜色此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

理號稱共和之事而子孟君實蓋亦庶幾焉者也易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何也葉子曰惠風扇和朝菌與椿松並煦嚴霜降寒芝蘭與蕭艾同涼聖人以發強剛毅之氣震雷厲風飛之為用肅殺果毅之威批馮河決澤之勢秪見天下莫能當而舉世為懼恐矣故曰神龍蹴翻四海鼎沸迅雷轟擊英豪落匕其勢使

然已乎何也有夷難之才則造難者肉潰有戡禍之力則始禍者骨枯天下之定理也昔者三監叛王周公弗用姑息之愛而固縱尋斧之利少正卯亂魯孔子不蓋不順之恥而實亢助天之虐彼三監虀粉而正卯糜爛不足言也成王幽憂而三桓駭懾周人震驚而魯國奔走則亦豈得而堪之乎故曰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又曰當之者碎觸之者焦然而私不恤而道惟存情不徇而義則立威不猛而行乃中

則不為震主而尊主非以亂民而庇民天下之志可以通天下之業可以定而天下之疑可以斷周室以寧而魯國大治當時不以忌周孔而周孔之道萬世其永昌矣何所施而不可哉噫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易曰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何也葉子曰知莫明于量力禍莫大于違時蔡謨有言大亂將興非命世之才不能克之鮑信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

苟非其人雖强必斃是故四海鼎沸而聞雞起舞者豪傑之為也天下亂離而破帽終身者自靖之道也然則彼以干戈艾大難而吾以詩書禮樂腐吾身彼以爵禄分人憂而我則貧賤煢煢之在疚若之何而可哉傴僂而俯循墻而走饘粥于是以糊其口戒于聖人儆乎欹器無縱于逸以墜厥世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其殆庶幾乎觀之古人亦畧可見矣郭林宗曰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支故明哲

保身不忤羣小而卒免于黨錮之禍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于評論易

曰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何也蕖子曰天

地交而泰日月會而蘇隂陽合際之餘百務由成之道也邵子曰一動一静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誠哉是言矣是故剛强擊斷之方嚴而遽接之以柔則廣心浩大之所容剛得其調而平矣陽威震奮之始肅而即承之以隂則寛裕温柔之所涵陽得其濟而和矣神氣伸而元氣不索枯槁及而生意勃然天下之衰可以興而廢可以舉出入動静蔑不濟矣韋之戰晉大勝矣而怒猶未怠曰必以蕭同叔子

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魯衛從而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惟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遂為袁婁之盟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而法正即以顧緩刑弛禁以慰民望勸之暴勝之為直指使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而雋不疑即以太剛則折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以終其祿戒之韓滉性苛暴

方為德宗所任百官羣吏救過不贍而柳渾即以作福非人臣所宜讓之哲宗起司馬光為相銳意為治將盡改熈豐之法而蘇軾即以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范純仁則以去其太甚更當熟講而緩行規之晉不失霸蜀成鼎足而哲致大治暴無禍敗而韓保功名有由然矣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棟撓凶何也葉子曰陽剛不可以先物猛勇不足

以成功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滅人臣剛則朋友絶晉陽處父聘于衛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予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項羽喑啞叱咤止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韓信陳平竟歸漢祖苻堅𤈦螋劈截舉國諫之而不肯聽而慕容垂為之坐觀剛之為禍槩可知矣何也剛而不和不和則不可

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而況君子任天下之大事者乎暴而陵人哲人之所逃避猛而愎諫忠臣無可如何其不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者幾希矣易曰棟撓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何也葉子曰大臣國家之柱石而剛柔不偏則大臣之要道昔者楚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

曰尚矣哉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伯宗以剛敗

孔光以柔廢棄寵名而壞梁木矣何以承天下之重

而懋官方之榮也哉其惟孔明乎以嚴治蜀而又盡

時人之器用以寛役民而又適位分之治體所以中

興漢帝而定業三分天下後世稱雄傑也彼房琯迂

而庾亮疎矣濟以劉秩之鄙殷浩之浮敗而喪功何

其陋哉易曰棟隆吉有它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何也葉子曰

君德以剛為主是故貴陽也而陽不可過也過極者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而無用以不情遇無用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天下之事欲為而卒不為求成而竟無成矣齊景公耄年狂悖挾魯衛之僝弱乃欲力政經營以定霸統抑晉代興然而次五氏次垂葭會于牽又會于蘧篨𠷎徊睥睨卒不敢以伐晉終五十八年之久漫無一事也劉裕欲經略中原有封狼居胥意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由是伐魏無功而元

嘉之政衰矣北兵再敗喪名損望孰與不為之無過哉是故幸不為大不幸為而無成誠齋曰以魯昭公誕妄而倚公衍公為季后以去季氏邵陵厲公之狂悖而倚曹爽以抑司馬懿唐文宗之無能為而倚訓注以除宦官何可久也易曰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不可為者時也其不能為者材也而不可不為者義也時適所

遇而材稟于天吾將如之何哉獨有吾義所當為不可廢焉者君子為之而已矣材之不足而時之不濟吾何計焉昔者孔子觀于呂梁之水懸流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夫有是丈夫之能則齊入而偕出矣不然其不

葬魚腹而享鼈黿者不亦鮮乎故曰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害身然而先賢玉推于前來哲攘袂于後豈非天懐衷發名教拘束者乎雖然身罹大戮矣而心不虧載胥及溺矣而義則取古今之士葢不少焉昔宋之末元師渡江天下勤王詔至贛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

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
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
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徴天下兵無一人一
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自徇庶幾忠臣義
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
則社稷猶可保也卒之功雖不成而凜凜大節照映
千古雖曰不幸而于義何疵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又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無舍生而取義者也雖然此其才之不足耳
仲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
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乎公冉務人
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
矢之中齊崔杼弒莊公殺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
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鬷蔑而晏子立于崔
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
行乎曰吾罪也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卒與崔慶盟于大宮淵則嬰伯將何歸曰伯也過其蔽也愚嬰也不及其蔽也湯愚何尤焉而蕩蕩幾賊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

葉八白易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八白易傳卷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葉八白易傳卷八

明 葉山 撰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何也葉子曰順境之值也君子未始不履乎康正直之事而操坦夷寛廣之心也廹患難而行險僥倖之機起遭險釁而閔窮畏禍之心生矣以戚戚之憂心而出瑣瑣之危機難不已甚乎孰知安土而敦仁是為誠其身樂天而知命是曰

無心病處險之道誠無過是者傳曰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其至乎昔者葉公子高問于仲尼曰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子其有以語我乎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夫是以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盛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是故焚廩實井舜之遭變亦極矣而牀琴之樂不塞喜樂之常不失坐見頑嚚格而傲蒸蒸為天下君矣舜豈久于患難者哉孔子圍于匡七日而弦琴不輟匡人其如孔子何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往有功也下至晉文公罹外之患十有九年艱難險阻備嘗之

矣然且觔觔然以仁親為寳而不以得國為心秦召之而不敢入也方懷安溺處若將為沒世之羇者何其行之脫然而心之廣浩矣及其時至而運起則一戰而勝歸為霸主功在王室澤在生民何其偉也然則新亭之傷心而揮淚杜陵之歎老而嗟卑志亦末矣豈知聖人所以處憂患之道哉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何也葉子曰居患難之時無行

乎患難之道生極亂之世無撥亂反正之才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而已矣晉王衍奉東海王喪還葬石勒率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衍等坐之幕下問晉故推墻而殺之唐末朝士三十餘人貶官于白馬驛而朱全忠一夕盡殺之其殆類是乎易曰習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何也葉子曰易以成天下之功者才也才具矣而功之不易成者時也易以溺天下之

才者難也難殷矣而猶有可以紓者機也時者運之遭機者道之濟是以未脫戰鬬擾攘之禍而尚在播遷流離之中適際天與人歸之會而暫得弛擔息肩之地古今不可謂無是也劉玄德爭荆州未得而法正來迎其殆才以時厄而難以機紓者乎然可以棲一身而未可以窺中原可以息一時而未可以定四方又安得出險之中哉易曰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何也葉子曰昏

暗而不足以審幾柔脆而不能以振拔行乎太平之世有蹶步焉況重險之地乎進之逢猛虎之咥人退之遇深淵之滅頂前有兕嘯而不可支後有讒賊而不克避左右皆坑谷也將何用哉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而後已其漢末黨人之儔乎黨人生昏亂之世值闇人切齒之秋遇靈帝不辨菽麥之主不知藉茅儉德之道而漫為口說之騰臧否人物汚衊朝廷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家成破毁不

亦悲乎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何也葉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咸有一德自不必乎儀文之侈故多儀不享也而禮之薄者誠自存文飾不尚也而誠之益者道自寓然則多難之地患合之無自耳同心同德又何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邪淮南子曰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于中而聲應于外故釐負羈之壺飱愈于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于智伯之大鍾何也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近此事君之節也知事君之節則知進言之方是故攻其所蔽者説雖百而不行因其所明者語未畢而已悟故溺愛之私不足煩談説也而善端之發見所當知過正之失不必費詳辨也而本心之明覺所當識然則多故之秋患未有所遇耳既戒既孚又何强之以所不欲聞而聒之以所不能察耶何也程子曰訐直强勁者率多取

忤而温厚詳明者其説多行故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以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此而從彼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大臣諫之雖强而不聽左師觸龍以自托于趙長久富貴之説通之則受命如響漢文思頗牧之為將馮唐因言魏尚之廢而復其守晉武思諸葛之為臣樊建因白鄧艾之寃以官其孫崔發獲罪中人李渤張仲方屢千百言不省而李逢吉從容一

語敬宗閔然他日欲幸東都給事中諫議積百十疏不聽而裴度從容數語即罷其往楊炎片言移人主意蔣伸獨對取宣宗相何也心之易為感通而攻其蔽者説不入通其明者言自行爾故曰三老之悟武帝不如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慶方之一對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何也葉子曰天下之不能遽平者天也而撥亂以為正壞險以為平者人也愚公之移

山精衛之填海雖其材力之所不能勝而天已哀其誠人已壯其志矣況材力果能勝之者乎是故難之未已者時也漸次除治芟夷而剪除之者才也唐憲宗之初劉闢驕志于三川王承宗負固于河壯田興詭順于魏博吳少誠逆志于淮西其時之險尚在也然剛明果斷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豈非志力兼舉將能塞其陷以就于平乎易曰坎不盈祇既平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何也葉子曰亂之極天命去而不可挽才之微人事隳而不可支此漢獻帝一刼于董卓而乘輿棄草莽中再刼于汜漼而饑餓不得食三刼于曹操而惴惴涕泣度日如年卒于華歆之逼而身死不知其處變所從來久矣嗚嗚傷哉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葉子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

非后不食君臣之相麗天地之大義也然而有道焉爾惟麯糵爾惟鹽梅期望之正也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瀆矣責難于君陳善閉邪恭敬之大也事是君以為容悅則媚矣可不慎乎雖然望臣以正君之道也徒持以正而不順之以情不幾于求之太過責之太懸乎漢宣之嚴急唐德之苛迫又君之戒也是故温言以相接和顔色而受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宴享之禮式歌鹿鳴湛露以道夫上下之情禮意之

凝厚藹然其可掬矣事君以貞臣之分也徒執其貞
而不通之以順不幾于强之太甚迫之太深乎鸞拳
之以兵諫師經之以琴撞又臣之罪也是故盡禮以
為恭有孚以為發因其入告于后而乃順之于外有
所將順其美而固曰我后之德心迹之恭純隤然其
樂易矣是可以不知乎是以君子慎之焉其惟唐虞
之世矣君曰予違女弼而臣即儆之曰毋怠毋荒都
俞喜起藹然一堂之上不啻家人父子之相親焉斯

後世之所弗及也已嗚呼觀于此而父子之相親兄弟之相叙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與道可知矣易曰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何也葉子曰入危邦而升亂世小人之干祿也無恥不足言也伍文之黨君子黜之久矣居文明之世動觀光之心其君子之急于功名者乎急功名者鎮之以道德之説則可以動其心趨事會者開之以時勢之宜則可以忍其性韓退之三

上宰相書而陸敬輿勉之卒為天下斯文之主張横

渠獻兵論事而范希文勸之卒為一世大儒之宗廣

微魁天下于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計希

元以命訊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是故

建安青田俱為百世師此君子之所以貴儆戒也儆

而戒之能無進乎曾南豐之論劉向曰向之學博矣

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于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

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

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必聞其政而子貢以為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于行止以持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王猛不知此道而以功名事業為急

是以桓温一不見知即甘心苻氏為之盡忠奮武幾有中原之地許衡不知此道而敢于以道學之授受為説是以不知間關歸宋而甘心元氏為之慇懃啓導所謂權門之忠公室之賊也嗚呼萬世罪人而豈特一時之悮哉易曰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黄離元吉何也葉子曰天子黙宜宜之行士大夫申昭昭之節百官吏人恥舞弄之詐衆庶百姓無奸慳之俗君子居其門而不為維皇之極不協于中可

乎是故居堯舜之世爲堯舜之民者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居三代之世爲三代之民者曰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也曰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也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也然則以三極之矩自持以中庸之道自執非矯戛也居化成之天下率吾性之本然而已矣孔子中行于春秋孟子執中于戰國此則聖賢之出㧞無待而自興者夫故曰衣裳服者不昧于塵途愛也愛衣裳而不愛其容止愛

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矣而不愛其明神淺矣故君子本仁為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謂保眞易曰黄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何也葉子曰達死生之分者死期將至而不憂劉元城夜半聞鐘聲酣寢而熟睡是也不達死生之分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有非望之冀反道之圖儌倖苟免之計矣此豈能免于禍哉鳩摩羅什臨死而令

外國弟子誦三番神呪其何益于死乎何也有可挽之天命有當聽之天命日入地而出貞下有元也是可挽也夏少康之崎嶇亂離以期復禹之迹而還舊都商武丁之求賢訪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周宣之撥亂反正命召公伐淮夷申伯仲山甫順天下是也日既中而昃昃盡必夕所當聽也自邑告命延其殘喘則已矣燕丹不知大命之近止而遣荆卿姜維不知炎漢之已替而九伐魏佗胄不知失則之在宋而

復金仇曹髦不知血食之非魏而戰闕下旋踵滅矣奚為者哉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何也葉子曰善繼者必有遜讓之誠善遜者必有順承之道湯武代虐以寬漢高除秦苛法興之亟也奚疑焉秦政一夷六國遂滅百王之法項籍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濁為霸王何暴惡哉而秦政項籍豈能久也再若劉裕

既平南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極諫而止然猶斬王公而下三千餘人沒入家口萬餘夫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振戎狄横騖虎視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于此際敬禮賢俊撫慰罷民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設施曾姚苻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美大之業一再傳而即滅也聖人明訓豈苟然而已哉易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何也葉子曰劉向有言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謗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況才不足而時已過者乎何也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一定之理也故成王興不造之悲則三監之勢自撲勤集蓼之思則殷民之亂旋平齊頃公尊驕蹇怠于其前則敗師而蹙國憂勤悲戚于其後則聲問振諸侯故曰福生于隱約而禍生于得意不可誣也不然何以

曰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乎易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何也葉子曰帝王之用兵也若雷霆之擊殺大者逆小者妖螻蟻不及焉是故湯誅其君武取其殘而旁牙小醜誠不足以血聖人之刃也何也天下之大勇所以梟天下之渠雄渠雄滅而天下定矣天下之大知所以照天下之潛慝潛慝察而草薙彌矣奚事纖纖之瑣屑為

哉伯者不知此義往往遺其大而事其小察于近而昧于遠若齊桓不責鄭突之弑君篡國而為宋伐鄭不讓狄人之入衛滅温而山戎是伐是謂釋斬闗而問穿窬不務德而勤遠略晉人不執元咺之訟君乃合十二國而圍許不問商臣之弑父且會諸大夫而伐沈是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是察已則流且放而有無齒决之是問其去聖人之知勇不亦遠乎易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

咸亨利貞取女吉何也葉子曰大矣哉感應之道乎神矣哉感應之機乎自天地之巨以至螻蟻之微其道貫而不能廢其機神而不自知是故天地交而萬物通君臣交而其志同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交相感應而其情意之相協心志之相諧有不言之妙焉斯天地之大義也雖然感而應應其感者情也天地萬物之所不能外也以理感以理應者其天地萬物之所

不可廢者與是故明良之喜起若堯舜之君臣慈孝之流通若文武之父子友恭之篤棐若武周之兄弟唱隨之和協若舜與二妃之夫婦恩義之無盡若孔顔之朋友斯不失其感應之常矣若曰君臣之媚悅父子之阿諛兄弟之邪佞夫婦之淫媟朋友之燕溺又豈所以為感哉斯不可以語感則有感而必通感通而必正矣斯道也求其天地萬物男女之所由寄君臣上下禮義之所由出舍夫婦奚以哉是故以感

通而格有家則為琴瑟之友鐘鼓之樂夫婦之道不苦而室家無相棄之患以亨貞而用女歸則為窈窕之淑君子之逑淫僻之罪不多而居室有交愛之休矣嬀汭之降關雎之諷不亦有明徵矣乎不然徇情則有宋伯子之私而不由其道守節則為彭老生之刺而不諧其情矣烏乎可易曰咸亨利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何也葉子曰感于時而欲進者君子觀光尚賓之心也乘其時而上升者資適逢世之會也舜

之玄德升聞帝曰予聞久矣而復有四岳之共舉太公之鷹揚磻石文王曰我知之舊矣而復有初夜之夢是故歷數在躬而後車以載不終日焉然則才知之士雖有君民之志而草茅無廟堂之雅雖有觀光之願而諸公乏同升之人則亦何所能為也哉日月之就徒切而不脫烟霞之與居塵埃之外之浮游徒勤而不免汙泥之與處矣其諸賈誼有經濟之略治安之志而絳灌不讓能方且為長沙之擯仲舒明王

道正人心而公孫不推位方且有膠東之行者乎噫
此中山公子牟身處江湖之上而心在魏闕之下詹
子所以教之重生輕利也易曰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何也葉子曰不媒而自嫁貞女不
為也無召而自行貞士不屑也伊尹有囂囂之志孔
明抱槁死之心古之人蓋有感之而未遽動者矣況
無感而應者乎其為士累孰甚焉傳曰鐘不叩而鳴
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士不待感而動枉已甚

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張師德兩及相門王拱宸夜過政府其覸韋澳之不為呈身御史何如故曰動不如靜之為安進不若退之為潔易曰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何也葉子曰君子所以貴于匹夫者不可奪志也其所以大過人者獨立不懼也身則隨人而動不知有吾之身志以隨人為主我不知有吾志若瞽者之附璧若水母之依蝦行止坐起

無特操若影之有所待而然而我無與焉曾是以為君子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尤仕莽歆仕莽雄以儒者而亦仕莽其視龔勝之義為何如攸從操嘉從操或以王佐而亦從操其視孔融之節為何若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士君子不能持挺挺之節而從人之志如水委地而不可收何其負天下之義哉嗟乎彼豈以富貴貧賤懷其志死生利害怵其衷以為隨衆者生而富利而貴若祭仲潘崇胡廣馮道之顯榮忤

時者死而賤害而貧若洩冶伯宗王嘉陳東之戮辱則遷延茍且之計果為媒福去禍之道乎殊不知守道無一朝之患而秉義者非殺身之資也呂伯恭曰孔叔始終主齊不變其說而卒無纎芥之禍申侯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而竟殺之以說于齊附丁傅者皆貴于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于王莽之世而劉芬以符命誅則君子亦介然自守獨立不懼而已矣奚申正若里克原繁詭隨若裴矩士

及哉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何也葉子曰莊生有言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焉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語云弦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景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覩萬殊之妙

何則心體本虛空虛空能應物虛空則不思不思得
物應故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
不應者貞而已矣貞也者虛其中以無我者也若以
思窮物適以物窮思若以物應心適以心礙物梁惠
王小惠未幾而即欲百姓之加多桓温征討未效而
遠責三秦豪傑之不至不多不至何足怪哉故曰以
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
欲勝億兆之奸欺役知彌精失道彌遠此唐德宗之

所以多擾擾也然則若之何養心莫如虛虛則能盡心原思之不行于欲是能制心矣未可以語治心也衞武之無斁于神是能治心矣未可以語養心也仲弓之敬恕而無怨是能養心矣未可與語存心也顏淵之克復而無悔是能存心矣未可與語盡心也其惟孔子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與天地相似然斯之謂太虛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六五咸其脢无悔何也葉子曰爵祿朿帛者上之所賞

也出于口而無窮鞭笞殺戮者上之所罰也行于天下而莫禦是人君之威福也是故不令則已令則雷厲而風飛不禁則已禁則風行而草偃昔者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而孟子告之以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齊之朝耕者皆欲耕于齊之野商賈皆欲藏于齊之市行旅皆欲出于齊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齊之王嗟乎此英君之事而大有為之主之常務也神散而

昏不能鼓舞四方之豪傑志卑而陋不能招徠天下之臣民塊然死肉而已其何以號令天下而予奪域中哉周平漢元晉惠之流誠不足數而道也雖然其亦異乎曹伯陽之所為矣曹伯陽好弋而公孫彊以弋説進于是曹伯陽欲圖霸而公孫彊以霸説陳庸其材而遠志弱其力而宏舉淺其謀而深圖卒之亡曹國而振鐸之祀忽諸此又悔之不能追者也易曰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何也葉子曰君子感人以德小人感人以言忠臣感君以心佞臣感君以口傳曰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文中子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是故王孫滿之雄辨足以立摧楚莊問鼎之宄矣而東萊尚責之曰遂使周人以強楚之宄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則異日復有跳梁皦向者政煩一辨士足矣是狃寇而儌倖直以三寸舌為可

恃也自後相習成風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禦寇則先辨説而後甲兵交鄰則先酬對而後信義下逮戰國呑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欺右紿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辨不能屈説不能下稽首不遑甘心俘虜矣向之虛辭浮説果可恃乎是開其端者滿之説也揚雄王通之著書立言足以垂訓于後足成一家之言矣而東坤尚議之曰揚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法何也論語非

所準也而準之夫理宗夫聖而發不必同體而均謂之成訓何事于準以陷于僭王之誅而不自知也君子行法以俟命無少僭也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中何也六經非所續也而續之夫言由乎衷而出不必同貫而均謂之常道何事于續以犯于亂華之討而不自省也君子擇中而服善無少亂也雄也不知行法從何以言通也不知擇中從何以說古語有之淫文破典其是之謂與嗚呼以滿之據理析辨而為禍如此雄

與通之明道翼聖而不經如此況于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流乎眞所謂國賊也哉故蘇子由曰吳自泰伯至壽夢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亦國于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于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說之自是交兵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夫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

略相似彼策士説客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于僻陋之中而奮于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嗚呼口舌之患一至此哉雖然公子目夷以辭得國要離以辭得身齊使以辭得為楚上客鄭元璹以口伐可汗富鄭公以辭折契丹亦顧其言之何如耳易曰咸其輔頰舌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何也葉子曰周公之言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且然而况于人乎是故有三十年之久道然後有天下之化成有世積之忠厚然後有仁及之草木有十年之生聚十年之教訓然後有十年之吳沼有十年發憤然後有三策之天人有九年之面壁然後有億千萬刼之定慧有三萬刻之沐浴抽添然後有九轉之神丹動生于靜神啓于窮嗚呼遠矣乎微矣乎不畜

而發妄矣不信體而順違妄而已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是豈有一毫之不違而一物之扞且格哉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天德不德欲違而塞塞而不違王

道壅關中韓之功名管商之功利楊墨之為我兼愛
面牆而已矣易曰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何也葉子曰不拯其隨君子所
不快也而交之淺深亦當量切切偲偲朋友之職分
也而情之可否所當裁徒執天下之大分而不顧危
言之難受徒貴天下之大義而不思大欲之難奪寸
寸而爭之至丈不釋銖銖而計之至石不遺不將求
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乎說雖足以福天下之蒼生

而無所用言雖足以損一身之疾病而無所補君子所不貴也昔者宋寧宗語朱子于人曰本以致之經筵今乃事事欲聞朱子尚然他可知矣噫安得如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而韓愈即以之説裴度卒使承宗破膽而斂手削地乎不然將為叔帶之召仲孫湫不敢發于十年之前而富辰一諫卒得之十年之後君子以為時然後言人之所樂聞矣易曰浚恒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何也葉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則誠者之道
難于得天復焉之謂賢則誠之者之功成于固執成
康與文武俱稱聖王文景與髙光同號賢君曹參與
蕭何同名賢相仲尼與顔子同歸至人之數君數臣
者豈可同日語哉然而守成不變之操較若晝一之
執强立不反之功非後世之所及也是故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勿失之者其殆庶幾乎守之而俟化矣
三月不違仁者其庶乎循之而不違則誠矣日月至

焉者遠矣哉執之而不失則仁矣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執德不恒焉能爲有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是故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髙明髙明者聖人之業也强而毅毅而執執而守者賢人之事也聖則心通道賢則行罔愆然則自愚而明由不肖而賢者可以自得矣易曰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何也葉子曰晏子曰一

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淮南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君子立身天地間而無常德焉則不可以為巫醫矣況處人倫之大道義之懿也哉鮑永守義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屈突通盡節于亡隋斯不失為唐忠臣矣何則惟其心之一故事兩君而無嫌惟其為彼也忠故其在此也純一而不貳不然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乎物議在周靡忠貞之節奉隋愧竭命之誠

若劉昉鄭譯之為者寧不兩棄之乎是故齊桓侵蔡伐楚功亦偉矣而執濤塗伐陳旋踵見惑不免揚子思數之譏楚莊伐陳討少西氏名亦正矣而縣陳貪富轉目為盜以致申叔奪牛之誚季文子之責韓穿亦曰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可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其偶而況霸主將德是

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于是諸侯貳于晋晋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桓玄發江陵至歷陽劉牢之自恃才武擁强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何穆說之牢之遂與之通入京師除百官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牢之為會稽内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告劉裕曰今將北奔高雅之于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義乎裕不應于是牢之大集僚佐

議據江右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又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史多散走牢之懼率部曲北走至新州縊而死嗚呼執德之不可不恒如此故鄧析之兩可里克之中立鄭朋之面從呂布之屢叛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也故曰忽欣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田无禽何也葉子曰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然則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熟大器之于小用豈在所宜也哉古今聖賢厄此者多矣身居抱關擊柝之任誠不可以有夫參贊彌綸之功故曰孔子嘗為委吏矣則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則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以茲寶鼎未受犧牛太羹之和久在煎熬臠

割之間則干掀天揭地之功尊主庇民之業何有哉

嗚呼此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以為

可哀也已易曰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何也葉子曰家語曰女

子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

有三從之道郊特牲曰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

從夫夫死從子是婦人者從一以終其身者也故伯

姬以成九年歸宋共公十五年共公卒嫠居三十有四載其時葢六十矣雖無姆傅避火全生未害其正也然而不以已可全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則禮之重于生辱之甚于死葢審乎死生之度而辨乎榮辱之境矣求仁得仁未可謂之女而不婦若夫夫也者以智率人者也夫而從婦將何以率教為哉噫三綱一理也夫而從婦其弊甚矣君而從臣禍敗可勝言哉故管子曰主有三術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

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臣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嗚呼奪柄失位而國其

國矣乎昔周公戒成王以自今我其立政夫不自為
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故
三家横于魯文之世而東門氏又甚于三家之横其
原皆由于文公怠懦不君之所致即位之初伯主之
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
月不視朔怠惰昏懦不出寢門舉手以聽强臣之所
為卒使諸大夫互相結援外恃大國内懷國人而自
封殖公室漸弱而權歸一人也一身未瞑二子為戮

妃妾不能相保齊簡公釋其國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世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絶嗣而陳氏有國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專制之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朞年子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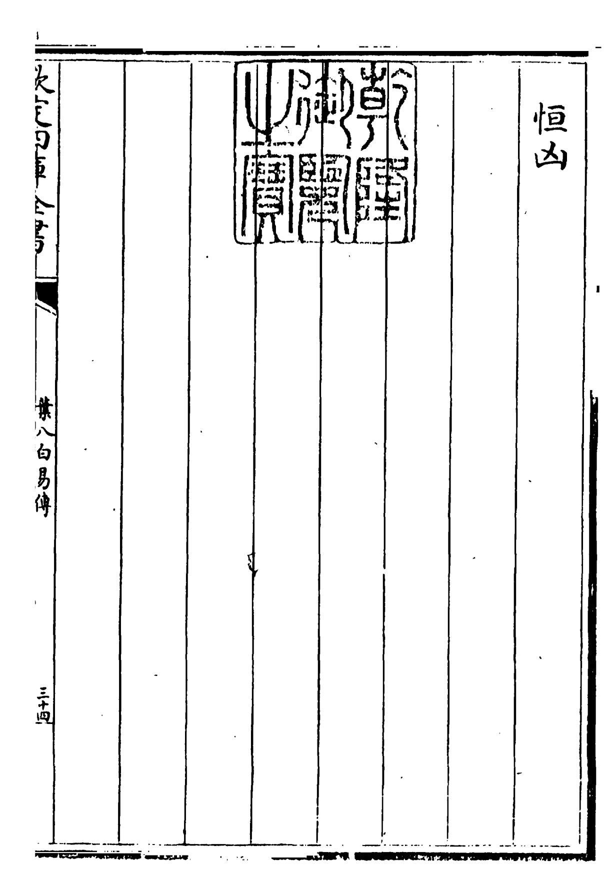
遂刼宋君而專其政故曰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彊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彊而中國弱晉平公尊為邦君而授權于大夫此湨梁之會內有變而不知身主夏盟而授權于夷狄此宋之盟外有患而不悟雖然尤有甚焉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夫周公大臣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已非人道匡王非惟不之罪反使人于

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以天子之尊顧
乃企足翹首待晉之子奪以為輕重是尚為能君天
下乎又有甚焉唐山南西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
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財貨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
刺史元洪贓罪德宗為之流端州頔復奏洪責太重
德宗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
比勅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德宗一一從之漢
隱帝時西京留守王守恩雖貪鄙聚斂而郭威即以

投子命白文珂代之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威以一樞密使投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隱帝亦卒置之不問嗚呼此豈所謂詔王以八柄御羣臣者乎故曰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而崔氏世為大夫故有莊公之弑而有篡殺之禍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強莫如齊而世卿之禍乃如此其所由來遠矣嗚呼積勢之所

刼固如此哉然則君固不貴自用而威福則惟辟作之君固貴乎從臣而斷制則已由之以順為正以一守順丈夫而為婦人之事大君而假利器與人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亡失乎而天下而不知矣嗚呼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大政在家寄生之君王與焉共天下其亦可哀也哉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何也葉子曰垂成之功非震撼擊撞之所能勝久安之業豈播蕩揺動之所可犯故曰處静者

如捧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處動者猶願其靜靜而頻動也可乎傳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故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靜之極守之終震而矜之振而駭之不幾于功虧一簣乎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矜伐天下三分此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内而棄之于俯仰之頃此之謂也易曰振



恒凶

葉八白易傳卷八